

范小青正走到当初全家下放所住房子的大门外,此时刮起一阵风,眼前仿佛飞舞着漫天的香樟树叶,舞得均匀,舞得整齐。

范小青指着院里说,那是以前她家住的地方。那时她家住的是平房,现在已是高高的两层新楼房。

采风活动本来定的是到桃源镇,小青说她也没想到镇上会安排到旧时落户的蚌头村上来。

小青指着村上的路说,她当初和村上的孩子一样,雨天赤着脚去上学,那时她十四岁。她在这儿生活了四年,正是豆蔻年华的四年。小青现在是全国著名作家,江苏省作家协会的主席。同行的作家叶兆言说: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如今这里蚌头村人也皆住高楼着鲜衣,只是由乡间的风吹成的玫红肤色,与城里生活的人还是有些区别的。

有嫁到邻村的当时玩在一起的小姐妹,听闻小青还乡,赶来看小青。原来的小姐妹们现在也都年龄不小了,她们陪着小青说话,陪着小青出村去。十年前小青回来过一次,相隔十年,眼前的人,又是一番光景了。人生恍然,已过花甲。人生匆匆,早先的情景记得真,而后来的岁月,特别是这十年流得快。人生是一种偶然,偶然落到这里,又偶然再回到这里来,人生的轨迹都是这么流动着的,旧事鲜明,今事朦胧,又有多少记得得实在。

我知道是缘于我的心境,年岁长了,凡事看到都是人世沧桑。有时听一支乐曲,有时看一个场景,都会联系上人世的沧桑变化。

有好多的女人与女孩站在村道边围观,她们都已隔了代,只是想见识一下这位耳熟能详的作家,也许父母一辈告诉过她们一些旧事的。范小青在这里生活过,这引人骄傲。而范小青现在也成了蚌头村所属的桃源镇对外介绍的一张名片。

野明水秀的桃源镇是个大镇,由原来的三个乡镇并集。小青原住的是铜锣

镇,铜锣开道。还有两个镇,青云镇,青云直上;桃源镇,桃花源里好耕田。

桃源镇临两省交界,一边靠着浙江省,蚌头村就在乌镇旁边。小青当时赶集,或者去铜锣镇,或者是乌镇,路是差不多的。

车到铜锣镇上。旧镇行政归属并入到了桃源大镇,但镇街镇道还保留了古镇的味道。小青指着街边的一个拐角,说她家下放时,每每有乡人来

看她家,都会送来一些当地出的鸡鸭蔬菜和土特产品。父母带她赶集时,便会买一些肥皂、糖等日用品,用来还礼。礼品用纸包了,用纸绳扎了,放在篮里。父母再去买其它的东西,就让她独自看着那篮礼品。等的时间长了点,她就蹲下来,看着眼前的篮子。

她的侧面镇桥的下方是铜锣茶馆。桃源镇有五彩桃源之说,红色,指的就是这里曾是早期革命根据地,铜锣茶馆便是一个党的接头地点。也许那时会有一个像小青一样蹲着的女孩,面前的篮子里,放着的是木梳。卖木梳的女孩蹲在那里,等着人来问,木梳是桃木的吗?

桃源的绿色,指的是植树造林的生态;桃源的黑色,指的是上

市的制造工业;桃源的黄色,指的是自古流传的吴宫老酒。

桃源还有一个紫色,便是所产的桃木梳。听说某个特定的时期,树少了,日子也过得紧,这里的女人会出门到城里去,做点当时并不允许的小生意,就是卖木梳。她们随身并不带有桃木梳,只是携着两块板和一个包裹,到晚上街上撕几张大字报下来,回客棧,用水洗泡了,用一点米浆粘了,两块板一夹,到七成干,再剪,待风干再夹再压,凡三次成形,便做成梳子,随后穿街入巷卖梳子了。凡人听了都诧异,木梳却不是用木头做的?其实现在的木梳是很少了,梳子多是塑料制品,而当时的纸做的梳子与木头还有些关系,因为纸本来就是木头的制成品。

常州天宁寺札记

蒋力

十六年前的四月,吾友陈蔚躲在京西八大处的一座山庄,写出了歌剧《再别康桥》的剧本。徐志摩是这个剧本中的主角,剧本中引用了他的若干首诗,还有一篇充满诗意的散文中的几句:

我听着了天宁寺的礼忏声!这是哪里来的神明?人间再没有这

样的境界!这鼓一声,钟一声,磬一声,木鱼一声,佛号一声……乐音在大殿里,迂缓地、曼长地回荡着。无数冲突的波流谐合了,无数相反的色彩净化了,无数现世的高低消灭了……光明的翅羽,在无极中飞舞!

题为《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的这篇散文,无疑是徐志摩诗文中的一篇精品,也是一篇别致的抒情散文,更是一篇寺庙题材的佳作。

我们制作的戏进行到这一步时的剧情,是林徽因朗诵这一段文字,不唱。作曲家周雪石有些惶惑,不知怎样谱曲。我说,某日听过管子演奏家郭向的一段独奏,似乎是五台山佛教音乐中的一段,颇有意境。郭向应邀而来,一身中式白衣,盘腿而坐,吹出这段绝妙的音乐,陈蔚、雪石等人皆惊呆了,赞曰:这就是空谷足音吧!

后来的演出,一直是这样的场景:王静、雷佳或尤泓斐扮演的林徽因,在桃树下朗诵志摩的名句,郭向在暗处吹奏管子烘托气氛。徐志摩文字中那独有的乐感,飘然而出,回旋在剧场的上空,久久不散。

近年我移居上海,偶有常州的朋友来家作客,我或有问:天宁寺的香火还旺吗?朋友不解,答曰:一直很旺哟。直到今年四月,我59岁生日前的两天,才有机会去常州。此乃平生第一次。

我不信佛,但走过路过大小寺庙,总要拜一下,瞻仰一下。在常州天宁寺,倒是生出一番前所未有的感慨:哪里无寺庙?谁人不拜佛?但哪个比得上徐志摩?坊间、今人津津乐道的似乎只是徐志摩与这个那个女子的恋情,往往忽略了他对美和自由的追求。古往今来的文人,在寺庙题材上早已用足了笔墨,但似志摩这般虔诚,这般在瞬间被佛教的礼忏声打动心扉、撞出灵感的又有几人?我或许也曾被某个寺院的礼忏声打动过,动于心而未行于文,但我的确再未读过对佛庙这般虔敬的、灵动的赞美。神州大地,称作天宁寺的寺院不止一处,我也到过一两处,而今天来拜常州天宁寺,却确实是因徐文而来。置身于此,虽未闻礼忏声,但吟起志摩的句子,亦似闻得那鼓、那钟、那磬、那木鱼和佛号的一声又一声。寺院黄墙上岁月的印痕和树木的投影,地上红黄各色的落叶,重建的天宁宝塔,飞檐,牌匾,佛意与诗意融汇的色泽无处不在。



凭海临风、极目远眺,浩瀚而涌动的靛蓝色海水,好像大自然布设的“结界”,将地球上的陆地和海洋,分隔成截然不同、生命迥异的两种世界。

漂泊在茫茫大海,写这篇后记的时候,我正在南太平洋的所罗门海,乘坐中国万米级载人深潜器科考母船“张謇”号,在新不列颠海沟海域进行首航报道。

时间,距离2012年首次出版《最接近天堂的地方》过去了四年,距离我2007年首次出海去南极,已经过去了九年。

从没有想到,自从那年去了南极,我的人生从此与大海结缘。

九年来,我出海采访的时间加起来已经700多天。乘坐过“雪龙”号、中国海监50号、中国海监137号、中国渔政206号、中国海警2506号、东方红2号,向阳红28号、“张謇”号,还登上过美国的“决心”号、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兰金”号。

在这个地球上,我采访的足迹曾经到过北冰洋、印度洋、太平洋。除了大西洋,其他的大洋我都去过了。

2012年,因为见证拍摄了中日关于钓鱼岛斗争的一段关键历史,我的记者证和拍摄的钓鱼岛照片被国家博物馆收藏。2014年,我当选为全国的年度海洋人物,成为我国新闻界第一位获此殊荣的记者。而这本书的初版也曾入选“2013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第十次)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获得过上海科普教育创新奖2015年度“科普成果奖”一等奖。

这些年,频繁的海上生活虽然很艰苦,很孤寂,但也常常让我换个角度看地球,使我更加深刻地思考人生。换个角度看地球,地球上71%的面积都是海洋,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地球的大小大小的岛上,都是“岛民”。

走向海洋,是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大陆国家,建设海洋强国之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持之以恒的努力。

正如人类走向海洋、探索海洋的道路永无止境一样,记者的报道也永无止境。虽然,在如今信息爆炸、资讯过剩的年代,做一名职业记者,很难,也很累;做一名海洋记者,更难,也更累。

但正因为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漫长的地球历史上,每个人的生命都很短暂,职业生涯更短。面对纷繁复杂的选择和诱惑,总要有理想要坚持,总要有信念不能放弃,总要有事情不能随波逐流。

2016年,是我从事新闻工作第19个年头。所幸的是,岁月的流逝,并没有磨灭我对新闻的理想,这是我内心最为看重的一种品质。

在我追求梦想、拥抱海洋的人生路上,衷心感谢上海辞书出版社朱志凌先生多年来的关注和支持。从《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初版到再版,我几乎都是在他的不断催稿中才完成了任务。每一次催稿,我都深深体会到一位优秀出版人的敬业精神,也深深体会到自己的力不从心。

我喜欢全心全意做一件事。我相信,也只有全心全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才能做得完美。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所完成的这本书,肯定有许多不足之处,也肯定有许多想写而没有写下来的,只好留待日后完善。敬请读者谅解!

《最接近天堂的地方——新华社女记者南极、北极科考之旅》后记(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我的人生与大海结缘

张建功



街景

——澳大利亚印象小记

虞咏霖

中午在悉尼大桥旁闲荡,看到许多男女老少的华人和老外一样在街上跑步。与当地的友人一聊,才知道这已是居住、生活在悉尼的一种生活方式。城市中如此多的人会利用中午间隙锻炼身体,在我们国内恐怕并不多见,这或许是习惯。但更客观地讲,倘若国内城市的空气质量和环境能更多改善,横冲直撞的非机动车更少些,悉尼的跑步街景,也会在上海等城市里成为风尚。

黄鹤楼

(七律二首) 李晓明

其一 怀古

曾经千载几沧桑?旧迹蛇山没岁光。鸚鵡悲欣缘世运,汉阳楼阁供平章。翻怜逝去吟鞭句,徒唤归来楚故乡。会得白云黄鹤意,登临胸次廓青苍。

其二 咏今

骑龙乘势立峰巒,跨鶴归巢不愕然?(1)四面流光星拱月,八方展翼气吞乾。(2)楼借境胜承文史,境辅楼宏锁两烟。莫更青牛施助力,万千辛氏尽商仙!(3)

注解:

(1)武汉是“百湖之市”。从西向东,依次分布着梅子山、龟山、蛇山、洪山、珞珈山、磨山、喻家山等,这一连串的山脊宛如巨龙卧波。武汉城区第一峰喻家山是龙头,在月湖里躺着的梅子山则是龙尾。黄鹤楼恰好位于巨龙的腰上,骑龙在天,乘势而为。“峰巒”指蛇山山顶。

(2)黄鹤楼的平面设计为四边套八边形,谓之“四面八方”。在黄鹤楼四周建有铜雕、牌坊、喇嘛庙等,如众星拱月般,拱卫着主楼。黄鹤楼的建筑特色,是各层大小屋顶,交错重叠,翘角飞举,仿佛是展翅欲飞的鹤翼。

(3)据《极思录》记载,黄鹤楼原为辛氏开设的酒店,一道士为了感谢她千杯之恩,临行前在壁上画了一只鹤,告之它能下来起舞助兴。从此宾客盈门,生意兴隆。过了10年,道士复来,取笛吹奏,跨上黄鹤直上云天。辛氏为纪念这位帮她致富的仙翁道士,便在其地起楼,取名“黄鹤楼”。“青牛”代指道士。“商仙”指小说《商仙》中发财致富的主人公云少寒。



朗读者 (油画)

李中茂

在进中环集团前,我是新闻系毕业从事了六年新闻工作的记者,本以为离开了纸媒,去了企业,可以和“一名记者两部手机三餐不定月四千工资累成五脏俱伤六欲尽废还得七点起床八点上班找九个选题不敢说十分辛苦”的日子潇洒告别,然而,我想错了……

“我们需要创办一份企业报!你是有这方面经验的,出个方案吧。”非常重视企业文化的总经理满怀期待地看着我。“好……好的!”走出办公室,我一拍脑袋,无限懊恼,绕了一圈,怎么又绕回来了呢?只能说是宿命。

就这样,《中环时报》这个孩子,在我和同事们的努力下,2014年4月呱呱坠地。

企业报,和市场化都市报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首要的区别,就是你所有的采访对象都是你身边熟悉的人。刚还和你聊食堂中午吃啥,一分钟后你得逼着他

好姐妹好兄弟,一到出报前,你催起稿来简直凶神恶煞;没料了,就赖在人家部门办公室不肯走:“说吧,这里面一定有故事!”……一段时间后,我就没了“朋友”,大家看到我都绕道走。不小心没避过去,就低着头红着脸:

“我们部门这月没啥新鲜事儿,下个月一定补给你!”

“不行!这月必须给我,上回答应我的,这就跟你去办公室,咱们好好聊聊。”

“哎,别!”编辑部的同事们,都或多或少有这样的遭遇,慢慢地,大家脸皮也厚起来,一次不行,再来!渐渐地,仿佛没以前那么难了,通讯员能按时交稿了,甚至会主动报料了。部门经理们来开会,也会到我办公室聊上几句,有意无意地给我们提提建议,出出点子。

对了,就要这股渐入佳境的

味儿。《中环时报》这孩子挺特别,大部分时间都在认真播报企业的大事小事,有时候会说点俏皮话,有时候抒发点小情怀,慢慢地有了朋友,有了粉丝。

公司有个暖通工程师,东北姑娘,和我聊天时说起童年家乡

的冬天,特别有感情。“把这种感情写下来吧。”我提议,她若有所思地

走了。没几天,给我发了篇4000字的散文《忆童年》,文笔优美,尤其是那些只有生长在东北农村的孩子才会经历的童年趣闻,让我忍俊不禁,又羡慕万分。我立刻安排上了《中环时报》的副刊“百草园”,由于篇幅太大,还分了好几期。这姑娘很开心,成了铁杆优秀通讯员,自己更勤奋地写作,还帮着我们想其他栏目的内容。

一个工科生,这么热爱写作,令我很意外。但很快,我发

照亮身边人

庞小漪

现,工程、项目部门的同事,虽然平时拿着的是画图纸的笔,但这笔描摹起文学来,一点儿也不比我们这些文科生差。

这件事启发了我,一份企业报,表面看似企业的宣传窗口,其实对员工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它可以让人发现自己不为人所知,甚至自己也不知道的潜力。“照亮身边人”,这是企业报的重要使命。

在市场化报纸难以为继的大环境下,大部分企业报因为暂时没有生计之虞,得以安稳度日,但企业报人“十年编辑久坐案头八方约稿需要七窍玲珑忙得六亲不走即便五官老矣但仍要四体勤快三审校稿为两个铜钿一生清贫”的生活,仍将继续。

让身边人发光发亮,这次,我乐此不疲。

一张报纸紧密地连结了三代人,明请看本栏。

企业之声